

老底子

■金佳萍

围垦往事

记忆里的围垦和真实的“挑湾”是不一样的，记忆修改了视觉，苦痛结了痂，藏起了原本的颜色和质地，二姨父截取岁月中的几个小片段，跟我娓娓道来。

冬天钱塘江逢小潮汛，又是农闲时节，便是围垦的好时机。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加上茫茫白沙滩上无遮无拦的风，声嘶力竭没日没夜“呼啊呼啊”地吹，不下雨还好，若是下过雨，滩涂上面就结了厚厚一层冰，走在上面膈应得很，还有时不时横阻去路的几米几十米不等的流花沟，绕是绕不开的，只好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走。

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流花沟，父辈们称作囊花沟。冬天的流花沟结了厚厚的冰，只是，冰固然厚，也不足以承载一个人的分量，何况是数量庞大的队伍。初踩上去咔嚓嚓地响，碎冰很是锋利，在脚底、在裸露的肌肤上划出细细的血口子，又湿又粘的土没过脚背、脚踝、小腿，再没过膝盖，再跨第二步，每踩一步再用力使劲拔一脚，是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那种，冷得痛，痛从脚底起渗进骨头，再是劈头盖脸凌厉的风，更让人举步艰难。

所谓的艰苦，大抵如此吧，大家同吃同劳动不在话下，同住矮破小的草舍，用麻秆和稻草垫起来的两排大通铺，中间放一捆麻秆算是男女宿舍的分隔，都是乡里乡亲，倒也未觉有多尴尬，再是太过疲惫，多半挨着被子就起鼾声了。鼾声四起，一夜好眠，那是极好的了，只是冰地里赤个脚，朔风中裸露的双手，还有耳朵，长冻疮是平常的事。冻疮跟暖和一向势不两立，它们在被窝里博弈，是那种难耐的刺痛与瘙痒，可是，那么小的空间，翻个身都会影响到两边的队友，肆意揉一揉也成了奢求，那就忍着，忍过去就好了。冷不丁又让背上的潮湿惊醒，不是汗也不是雨，是下雨天地面的湿气，它们是无孔不入的，何况麻秆和稻草毫无防守之力，垫在身下的那半床被子也不是无懈可击。

每次围堤周期大概在七至十天之间，出工的第一天，宿舍到工作点的直线距离还有待确定，为了不至于消耗过多的体力，会轻装上阵，第二天早上就要每人挑一担塘渣了。塘渣不在宿舍边上，得走到距宿舍三四里地远的内河。那里有另一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是风雨无阻、披星戴月把石头和塘渣从附近的山场运到内河的指定地点。再走十来里地到工作点。一望无际的白沙滩，天蒙蒙亮的早晨，鱼贯的人们负重前行，他们谁也不敢停下歇歇脚，是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走出壮阔的气势，也走出生命的苍凉，天地间呵气成霜。

挖一条内河，用内河的土筑挡潮的堤，用的是愚公移山的笨办法，卸下塘渣，土搭里装满的就是泥土了，泥土装得比塘渣满些，但白沙滩的土很松很浮，走路一颤一颤，泥土就往外落，更可恶的是，只需要漫不经心的一点风，就可扬起满天的尘沙，工地上的人们谁也无法逃脱它的罗网。内河越挖越深，周边的水不断往里渗，泥土潮湿得不行，堤坝越筑越高，行路难，扁担在肩的两头晃晃悠悠，土搭一高一低，泥土和着水从土搭的缝隙及周边淋淋漓漓，整个路面泥泞不堪，小半条裤子溅满了烂乎乎的泥浆，粘在腿上……

饭送到工地约莫十一点左右的光景，二三十人的饭，十来里的地，或用肩挑或用车子推，一个多小时，不问送饭的队友冷不冷，饭和菜绝对是冷透了的，那也没有什么办法，新筑的堤坝聊以挡风，再找个干燥些的地方坐着或是蹲着。咸水蒸得饭，咸水蒸得干菜汤，或盐白菜，或萝卜干，若再放几片焖得发黄的青南瓜片或毛豆肉，算好菜了。就是这样的伙食，多半也是吃不饱的，吃个七八分吧，何况没有一星油水，不过这些大伙儿也都不怎么会计较，娇情和挑剔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儿，好在大伙儿在工作的间隙一起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有多了不得的辛苦与委屈了。

偶尔在完工那天中午会加餐，会加一块炖得很烂的、油汪汪的像涂了一层蜡的肥瘦相间方方正正的红烧肉，上面洒了两三粒葱花，这对于长久处于饥饿中又久不见荤腥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诱惑呀。那块肉不大，一大口可以吃下去的，可是他们都会慢慢吃，慢慢滋润龟裂着小口的五脏六腑。这事在多年后还常听父亲说起，他说再没吃到过那么香的肉了。这么香的肉，有人是舍不得吃的，我姨父是每次省下来带回家给表妹的。

完工那天下午，要把这些天挑的塘渣依次用手整齐贴在靠江那一面的堤上，与泥土一起结成坚固的同盟。只是，再坚固的同盟，大自然若是想要恶作剧，也常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看着大水汹汹堤坝决口，就是急红了眼睛，就是千顷乌云把心活活坠死，也是无可奈何，叹息之后，重整旗鼓。

本来是可以呐喊的，可我的嗓音不够响亮，我只能让手中不那么灵巧的笔，代行喉咙的职责。时不待人势亦不待，趁开工的哨声飘得还不太远，趁一部分亲历者还健在，那是行走的丰碑呀，诉说那个饥荒的年代，前辈用扁担，用铁耙，用土搭，用鲜血甚至用生命从钱塘江夺来的五十多万亩耕地，喂饱了子孙后代。我想让雨雪天穿着蓑衣担着重担的身影、隔着棉衣反复被血泡磨穿的双肩、冰天雪地里赤裸的肿胀的双脚，能多几个人看见。

而事实上，我也是把本忘得干净的不肖子孙。

亲情树

■傅志泰

大爱大气的母亲

中秋节前三天，我九十一岁的老母亲，突然离开了我们。13号台风“贝碧嘉”过后，天气变得出奇的平静，我们选择在中秋节这天，庄重地把母亲安葬在了父亲身边。我们在坟前供上月饼，敬上父母生前爱喝的小酒，让两位恩爱了一辈子的老人家，在相隔六年之后，永远地团聚在了一起。

我的母亲曹秀美，生于1934年5月，小名荷花。她人如其名，长得端庄秀丽，有着荷花般纯洁的心灵。母亲比父亲整整小了七岁，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相识相爱。当时爷爷家尚有良田百余亩，生活条件还算富裕。新中国成立

后，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大家正在担心母亲还会不会嫁过来时，母亲义无反顾地与父亲成了亲。由于父亲不太会干农活，母亲就里里外外撑起了这个新建的小家庭。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把全部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

记得小时候，最好吃的零食是绍兴香糕，特别是那种长条形有点咸又有点甜的小香糕。父亲知道我们爱吃，外出回家总会时不时买点回来。懂事的我会自己吃半条，给母亲半条，可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二天上学从书包里拿出铅笔盒时，常常会发现母亲把舍不得自己吃的那半条香糕又放在了我的铅笔盒里。母爱是无声的，无私的，每次想起这个情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母亲不仅爱父亲，也爱父亲身边的所有人。父亲有个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妈，她终身未嫁。但母亲告诉我，其实你大姑妈是有心上人的。她说，如果她能早点知道的话，一定会支持大姑妈与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爷爷家在当时也算是个大户人家，每年都要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为一家老小做新衣服，时间长了，情窦初开的大姑妈爱上了其中的一位小裁缝师傅。由于门不当户不对，爷爷奶奶不答应，那位小裁缝最后竟带着大姑妈私奔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忠贞不渝的大姑妈从此就谁也不嫁，吃素念佛，孤老一生。大姑妈去世时，母亲大度地让自己的一个儿子为她披麻戴孝，按我们当地的风俗，从此，这个儿子就不可以再为自己的亲娘披麻戴孝了，这是何等大度的母亲啊。我的五伯母，曾经有个女儿，不幸夭折了，整天生活在悲痛之中，母亲劝她说，你没有了女儿，我有一个，从今以后，我这个女儿，既是我的女儿，也是你的女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决定。从此，我的姐姐，就又多了一位妈妈。父亲有位侄孙女，从小没有奶奶，母亲就常留她在家吃饭，现在这位在上海一家部队医院工作的侄孙女又被公派去美国留学了。

母亲性格直爽，心直口快，没有心计，宁愿自己吃亏，也决不亏待别人。她被众人推选为妇女队长时，时常需要到几里外的公社去开会，那时她快四十岁了，还坚持要学骑自行车。白天她怕村里人笑话，就在晚上要我们子女悄悄地扶着，学骑车，没过多久，她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在生产队分配工作时，她常常把最苦最脏的活留给自己，把相对轻松的活让给其他年纪比她大的妇女。对待城里来的女知青，她更是格外照顾，让她们能够在农村安下心来。母亲自己不会游泳，但看到邻家小孩落水时，她会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去，把在水中挣扎的小孩救上岸来。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身上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她去世的当天，父亲生前的徒弟们第一时间捧着花篮赶来了，连几位徒孙都来了。他们哭着说，师傅娘平时待我们太好了，我们待师傅怎样，也一定同样对待师傅娘。

“都房笑语处，肠断忽然空。昨日今朝事，天翻地覆中。痛将双眼血，愿染九泉红。我母知相忆，时时魂梦通”。我仰望天空，发现那轮明月之下，有两颗最亮的星星，我想一颗一定是我的父亲，另一颗一定是我的母亲，一闪一闪的，像两只眼睛，一眨一眨地，正在天上慈祥地凝视着我。

醉花阴

■潘霞

萧啸女子唱“韶山”



上个月，“韶山——日出东方”第五届中国合唱协会魅力夕阳红主题合唱汇演在湖南长沙音乐厅举行，来自我区的萧啸女子合唱团发挥出色，荣获此次汇演最高奖一等奖。萧啸女子合唱团用深情的歌声和最美的旋律，为萧山赢得了荣誉，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献上了一份礼！

本次汇演，由中国合唱协会主办，吸引了全国各地56支合唱团参加，可谓高手云集，强手如林，在三天的角逐中，我区的萧啸女子合唱团齐心协力，最后通过对《长城谣》和《游子吟》两首合唱作品的完美演绎，取得了该团建团以来的最好成绩。

萧啸女子合唱团建团六年来，在萧山区合唱团协会的支持下，发扬团队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多次在全国省市的合唱大赛中获奖。每次成绩的取得都来之不易！本次比赛，队员们冒酷暑战高温，坚持高强度的训练。队员中，有的刚做完手术，有的腿部受伤行动尚不便，但大家都咬咬牙挺了过来。一字一句地细心揣摩和把握合唱作品的艺术风格及情感表达特点，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排练和打磨，终使合唱作品臻于完美。指挥曾莲春说：“心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萧啸女子团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获得本次汇演最高奖一等奖，其中有汗水，有泪水，有经验，有教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感恩所有！”

职场事

■戴琴雅

英雄得过美人关

Aaron这几天烦死了，坐不是，站也不是。

Aaron的烦恼来自Lida，这丫头，上半年才来公司，有工作经验，头脑灵活，尤其是口语和文案，样样精通，很得Aaron赏识。

本来，自从前秘书回家养胎，来了这兰心蕙质的助理，Aaron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怎么会有坐立不安的烦恼呢？这得从Aaron的夫人说起，Aaron和夫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都是月光族，后来，机缘巧合，头脑灵活的Aaron抓住了改革的机遇，从公务员摇身变成了个体户，开始，夫人极力反对，但架不住Aaron的坚持，最终放手，夫人自家留在劳保单位混日子，让Aaron净身去闯天下。

也是运气好，短短十年，Aaron真的大有作为，如今已经是身价不菲，而且，年过四十的Aaron，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尤其是家底的烘托，在女人堆里，很是扎眼。

夫人不行，这些年自从做了全职太太，要身材没身材，要青春没青春，有时候，一家三口出门，不明底细的还以为是母亲带了两个儿子呢，这让夫人心里很不安，三天两头要查Aaron的岗。

所以，尽管Aaron的秘书换了好几拨，没有一个人夫人的眼，好容易找到一个她认为安全的，年前吵着去生第二个。

Lida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一来她能力强，比之前任何一个秘书都省心，交代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处理得清清爽爽；而二来，Lida会做人，不晓得什么时候跟他的夫人结了姐妹，两个人一起逛街一起美食，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就是这样一个安全Lida，前天把Aaron骗去了星巴克，先是说约了谈原料的供应商，后来说今天是自己生日，依陪我过生日。

Aaron拗不过，只好勉勉强强地陪她吹了生日蜡烛，面对Lida迷离的眼眸，Aaron还算头脑清醒，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她，“Lida，你可是我老婆的好姐妹，我向来把你当客人的。”Lida的话让他胆战心惊，“老板呀，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要不是你，哪个愿意跟你那个醋坛子老婆做姐妹，我跟她在一起，还不是为了多了解你的生活起居，你看，现在，你爱吃的胭脂藕，你爱养的小龙鱼，你爱穿的毛线衫，我哪样不会弄。”

“你醉了，你醉了。”Aaron连忙甩开越靠越拢的Lida，逃也似的回了公司，桌子上，Lida现磨的蓝山还泛着微微的余温，每天面对这样一个智慧柔情的女人，要说半点不动心，还真是假的。

Aaron订了去青岛的机票，他想去老家母亲那里静一静，去的路上，他给夫人发了一条短信，“母亲想我，七天后回。”

三天不到，思路清晰的Aaron提前推开了家门，只听二楼，Lida跟夫人笑得嘎嘎的，“姐，姐夫绝无二心的，依放心好了，能试的我都试过了。”

嘿嘿，Aaron笑着上了楼。

“英雄得过美人关。”还是老太太分析得有道理。

尖尖角

■余昊

圆月下的乡愁

一弯明月，一方宁静；一处月光，一片思念。当中秋的圆月透过树梢呈现在眼前时，你会萌生出哪种思念？

天渐渐黑了下去，月亮升了起来。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平日的要圆许多。那一轮圆月从云中探出头来，照在我与爷爷身上，尽管它还没有一旁的路灯发出的光亮、温柔和耀眼。

爷爷仰着头望向圆月，自言自语地说：“今夜月亮，确实圆。可在以前，我们的老家，这样的月亮经常见，月亮的周边，伴着无数颗若隐若现的星星，她如同一个大家庭，佑护着我们的家乡。”

我拿了一块月饼，问道：“爷爷，我们以前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问到这里，或许是太久未见到故乡了，爷爷停顿了一下，回答道：“我们的故乡，在钱塘江南沙大堤旁，虽没有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那么优美、静谧、迷人，但边上的小桥流水、绿树野花，与远处大堤上一片片茅草，相融相生，相得益彰，都会让我的灵魂深深地迷恋其中，无法自拔。每年的中秋，我与你的太婆、大爷爷等，会一起坐在院中，看那圆月徐徐上升，看那月色从粉红色向银白色转换，领略月色下习习秋风吹来，与他们一起诉说着对中秋之后美好日子的憧憬。”爷爷似乎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闸门，把他孩提时代的往事和我娓娓道来。他说：每当中秋前后，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夜晚明显亮丽，是野外玩耍的极佳时机。他常与堂兄们一起，在络麻蓬里捉迷藏，在竹园蓬里捕麻雀，在茅草丛中抓蛴螬，在抢险湾里照湖蟹，玩得不亦乐乎……

我们的老家，早在七八年前，因为建设高铁新城，被征地拆迁了。我们举家迁移到了素有亚运之都的萧山主城区，老家成了爷爷记忆中的老家、牵挂中的老家。在我的脑海之中，对于老家的印象也慢慢褪去。和爷爷思乡一样，越是回忆她，越是心心念念。

红尘滚滚我如沙，四海漂泊何为家。

要问余生何处去？清风伴我走天涯。

当今晚的月圆升起之时，我们的故乡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久久不能消散，却又无法留住。

我的老家，如今已变成了一个新兴城市的模样，即便她蜕变得再华丽、再彻底，在我和爷爷的内心世界里，永远是温柔的家乡。